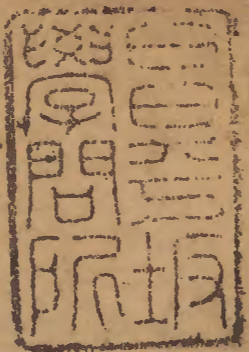


#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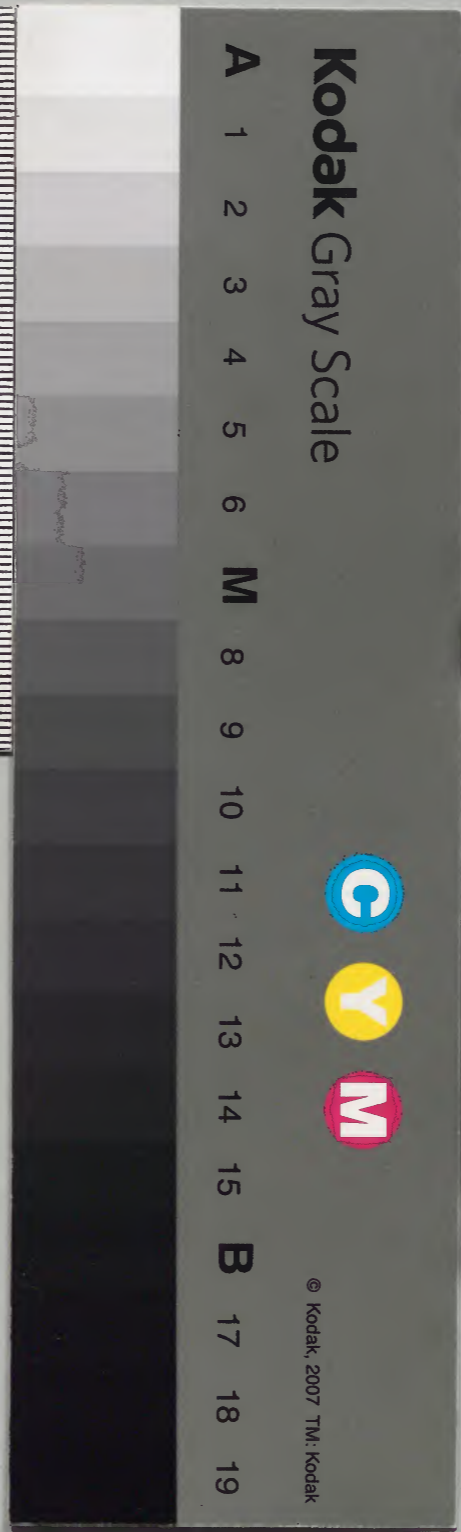
三百十二之三



漢書門	
類	二二二
號	一三一
函	四一
架	五
冊	一六〇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二
類	一三一
號	四一
冊	五
函	一六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153)
函號	290 140





史緯目錄

卷三百十二元史一本紀

太祖

定宗

卷三百十三元史二本紀

世祖

卷三百十四元史三本紀

武宗

英宗

明宗

淺草文庫

太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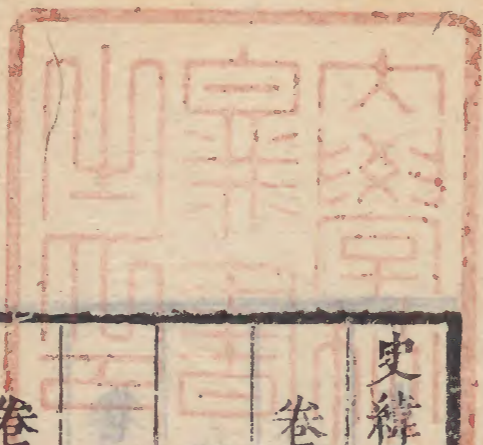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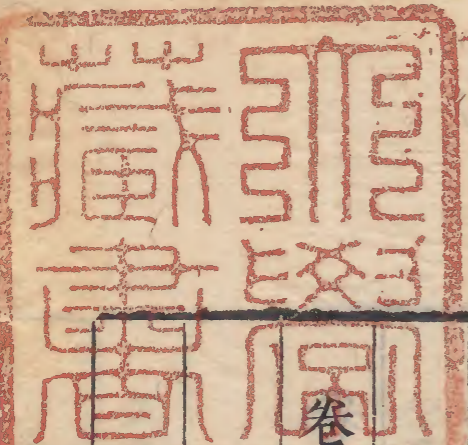
憲宗

成宗

仁宗

泰定帝

文宗



章

元史目錄



寧宗

卷三百十五元史四本紀

順帝

卷三百十六元史五志

天文

曆

地理

河渠

卷三百十七元史六志

禮樂

祭祀

選舉

百官

卷三百十八元史七志

食貨

卷三百十九元史八志

兵

刑法

卷三百二十元史九表

諸王

公主

卷三百二十一元史十列傳

四追帝

裕宗

顯宗

順宗

后妃世祖皇后弘吉刺氏

裕宗后弘吉刺氏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

順宗后弘吉刺氏



順帝皇后弘吉刺氏

奇氏

牙忽都

特薛禪

阿刺兀思剔里忽思

木華黎

撒蠻只必

博爾木

玉昔帖木兒

察罕

札八兒

速不台

兀良合台

按竺迓

國寶國安

博羅歡

伯都

別的因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雪不台

布智兒

純只海

月里麻思

鎖咬兒哈的迷失

塔塔統阿

忙哥撒兒

伯答沙

賽典赤

丁

卷三百二十三元史十一列傳

布魯海牙

高智耀

鐵哥

安童

廉希憲

伯顏

阿木

阿里海牙

土土哈

赫兀兒

來阿八赤

李恒

徹里

不忽木

阿魯渾薩

岳柱

卷三百二十三元史十二列傳



朶兒赤

脫歡

塔出

哈剌哈孫

阿沙不花

拜住

奕赫抵雅爾丁

康里脫脫

燕鐵木兒

伯顏

脫脫

朶爾直班

阿魯圖

太平

太不花

察罕帖木兒

橫廓帖木兒

卷三百二十四元史十三列傳

夔夔

自當

阿榮

小雲石海涯

泰不華

余闕

星吉

達理麻識理

耶律楚材

董文用 文忠

耶律畱哥

郭侃

王珣

石抹也先 查刺

何伯祥 瑋

石抹明安

王玉汝

石天麟

洪福源 俊哥

史天澤

董文炳

張弘範



卷三百二十五元史十四列傳

劉秉忠

張文謙

郝經

姚樞

許衡

竇默

商琥

趙良弼

趙璧

王磐

李冶

李昶

劉肅

王思廉

孟祺

劉整

李忽蘭吉

李庭

高鳴

卷三百二十六元史十五列傳

劉國傑

李德輝

張雄飛

張德輝

烏古孫澤

郭守敬

魏初

尚野

石高山

陳祐

夔天祥

劉宣

秦長卿

姚天福

高觸

張九思

尚文

劉因



吳澄 陳櫟

卷三百二十七元史十六列傳

趙孟頫

表梅

崔斌

崔彧

葉李

馬紹

姚燧

張珪

李孟

張養浩

曹伯啟

王壽

秦起宗

張思明

張昇

王約

王結

楊采兒只

蕭拜住 賀勝

虞集 元明善

歐陽玄

許有壬

宋本 聚

李好文

李木魯 翀 遠

卷三百二十八元史十七列傳

王克敬

任速哥

陳思謙

崔敬

呂思誠

蓋苗

張楨

歸暘



陳祖仁 王遜志

成遵

曹鑑

張翥

烏古孫良楨

遂魯曾

董搏霄

邁里古思

儒學金履祥

許謙

黃澤

蕭鄭 同恕 韓擇

胡長孺

韓性

吳師道

陸文圭

陳旅

宇文公諒

伯顏

良許維禎

田滋

卜天璋

王良

忠李伯溫

劉天孚

李黼

褚不華 周喜同

韓因

楊僕

石普

伯顏不華

劉濬 健

普顏不花 申榮

閔本

拜住

汪澤民

鄭玉

孝王閏

郭道卿 佐卿

郭狗狗



張閏 鄭文嗣

田改住 王住兒

樊淵 賴祿孫

王薦

徐珏

劉通

靳祥

石明三

何從義

靳曷

史彥斌

張紹祖

李明德 石永

魏敬益

周樂

隱杜瑛

吳定翁

列闕文興妻王氏

蔡氏二女

閻氏

趙哇兒

朱淑信

張氏

蔡三玉

蘇氏

范妙元 柳氏

姚氏 官勝娘

張氏

徐彩鸞

袁氏女

潘氏

韓氏

曹氏

劉氏

陳氏

李賽氏

卷三百二十九元史十八列傳

釋八思巴 瞻巴必蘭納識里

丘處機



張宗演 張留孫 吳全節 方田忠良

藝元 二十八年文十八條 宦者李邦寧

朴不花 姦 阿合馬

盧世榮 桑哥

鐵木迭兒 哈麻

搠思監 叛 李壇

王文統 阿魯輝帖木兒

逆 臣孛羅帖木兒

卷二百三十元史十九列傳

外 高麗 日本

安南

緬

占城相宣國 瓜哇 以紀一代以為善

法相治於遷國考 憲別家有監於夏殿蓋因已往

之發典用存將末 元氏之有國本朔漢以進家

兵支而爭強并部 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

遠至成吉思之時 西之上方尊位號始定致條既

近取於八蠻復遠 渡黃河以就西夏踰居雷以瞰



鐵木迭兒	阿魯輝帖木兒	王文統	羅羅帖木兒	卷古越三十元	安南麗
哈麻	阿魯輝帖木兒	王文統	羅羅帖木兒	瓜哇	蘇

進元史表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臣李善長等言。伏以紀一代以為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為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為墟。世祖承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亦



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徒玩細娛，浸忘遠慮，權姦蒙蔽於外，嬖倖蠱惑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濶，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臣善長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sup>缺</sup>響銷，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旣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淡，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足見聖心

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判教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汭、臣張文海、臣<sup>缺</sup>尊生、臣黃箎、臣傅恕、臣王綺、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啟、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成百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隨表上進，以聞。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旣平定朔方，九州攸同，金匱之書悉入



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八月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鑒。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明年春二月開局，至秋七月書成。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合前後二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璘、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汶、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

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璘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聖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旣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於戲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鄙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得君雖多  
微詞史臣  
其職則  
處其官此  
董狐南史  
所以稱於  
後世如果  
權禍則辭  
之可也勝  
國之史皆  
與本朝相  
接豈獨元  
書而宋濂  
獨不立論  
贊壞史家  
之大概其  
凡例以不  
作論贊為  
準春秋及

史緯卷三百十二

元史

本紀

明浦江宋 濂撰著

清晉江陳允錫刪修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字端義兒  
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呼哩健生二子長曰博寒葛答黑次  
曰博合覩撒里直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窓  
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  
字端義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曰此

史緯

卷三百十二



奉至皆夫  
後世之史  
皆本史漢  
紀傳非本  
春秋編年  
也人君欲  
觀起居注  
猶不可得  
豈有作史  
令其不立  
論贊哉可  
愧甚矣又  
曰史之義  
在褒善貶  
惡此論贊  
所以不可  
少也有紀  
傳而無論  
贊猶如論  
者有供辭

兒非癡阿蘭沒諸兄分家貨不及之孛端父兒獨乘青白馬  
至八里屯阿懶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  
食孛端父兒設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為餽或  
闕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  
野逐水草來遷孛端父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  
稍足一日仲兄思之曰孛端父兒獨出而無資得無凍餒乎  
來訪之邀與俱歸孛端父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  
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其兄至家選壯士令孛端  
父兒帥以往降之孛端父兒沒孫咩撚篤敦其妻莫挈倫生  
七子而寡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挈

無斷案  
何殊定是  
非哉

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羣兒輒敢壞  
之耶驅車輾傷諸兒有至死者部眾忿怨盡驅馬羣以去諸  
子不及被甲往追之莫挈倫令子婦載甲赴之則已敗矣六  
子死之押刺伊而殺莫挈倫滅其家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  
諸積木中得免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為贅壻故不及  
難聞其家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計無所出  
有黃馬逸歸納真乘之偽為牧馬者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  
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擊者也趨  
前給其子曰有赤馬引羣馬而東汝見之乎曰否其子問曰  
汝所經過有鳧鴈乎曰有曰汝可為吾前導乎曰可遂同行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第十一



轉一河隈，後騎相去稍遠，遂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後騎問曰：「前射鳧鴈者吾子也，何爲不見？」納真曰：「鼻斲方卧，騎者愕然，納真乘隙刺殺之。」前行至一山下，有馬數百，牧者童子數人，方擊石爲戲，納真熟視之，乃吾兄物也。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入刺忽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入刺忽，怯谷諸民共立爲主。海都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寢大，列營帳於入刺合黑河上，跨河爲梁，以便往來。由是部族歸之者漸衆。海都五傳，至烈祖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烈祖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太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

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宋紹興十七年，烈祖崩，帝方幼，冲部衆多歸秦赤烏部。近侍脫端火如真亦將叛，帝泣留之。脫端曰：「淡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去。太后怒，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札木合掠薩里河牧馬，以去。帝麾下搠只射殺之。札木合部與秦赤烏諸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帝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札木合至，帝與大戰，破走之。時諸部中唯秦赤烏地廣民衆，號爲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帝所居相近，帝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糗糧不具，已遣半還矣。」帝固邀與宿，凡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



史紀 卷三百一十二  
三  
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唯鐵木真乎？」照烈長子玉律爲泰赤烏所虐，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已而二人復叛去。至中路，爲泰赤烏部人所殺。時帝功德日盛，泰赤烏諸部苦其主，見帝寬仁，心悅之。朶郎吉、札刺兒、忙兀諸部皆來降。會塔塔兒部長蔑兀貞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伐之。北走，帝發兵自幹難河迎擊，殺蔑兀貞笑里徒，盡虜其輜重。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有舊怨，殺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帥

兵踰沙磧攻之，殺虜其衆。初，克烈部脫里金封爲王，番稱王爲汪罕。汪罕多殺戮，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戰，汪罕敗，以百餘騎奔於烈祖。烈祖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奪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相與盟，稱爲按答華言交友也。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怨汪罕，叛歸乃蠻部。乃蠻部爲發兵伐汪罕，汪罕奔契丹。旣而復叛歸，中道糧絕，將羊乳爲飲，刺橐血爲食。帝以其與烈祖交好，撫勞振給之。尊汪罕爲父，帝伐蔑里乞部，掠其資財以遺汪罕。汪罕部衆稍集，不告於帝。帝率兵復攻蔑里乞部，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乃蠻部不服，帝與汪罕征之。約朔日戰，是夜汪罕多燃火營中，示人不疑。潛移部衆於別所。及旦，



汪罕與烈  
繼交故稱  
帝為太子

帝始知之疑其有異志還師薩里河汪罕亦還汪罕子亦刺  
合自別部來乃蠻部曲薛吾等襲虜其眾於道汪罕遣使來  
曰乃蠻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頓釋  
前憾遣博爾木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人帥師以往師未  
至亦刺合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  
盡奪所剽歸汪罕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大敗之盡  
殺其族眾乃蠻勢遂弱時泰赤烏猶強帝會汪罕與泰赤烏  
沅忽等大戰幹難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兵兀  
部朶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不自  
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為誓欲襲帝弘吉刺部長迭夷恐事

兄弟謂也  
功可哈阿

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汪罕  
之弟札阿紺孛謀於按敦阿述燕火脫兒曰吾兄性行不常  
既殺我昆弟我輩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述以告汪罕執燕火  
脫兒至帳下數之曰吾輩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誓之  
語遽忘之乎因唾其面坐上之人皆起而唾之又屢責札阿  
紺孛二人遂奔乃蠻時弘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往勅  
之弘吉刺與札木合諸部會於犍河率士卒來侵帝起兵逆  
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刺降帝發兵伐塔塔兒部誓師曰  
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無獲俟軍事畢散之既而大勝乃  
蠻復合諸部來侵帝遷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



大戰於闕奕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帝欲為長子木赤求婚，汪罕女，汪罕之子秃撒合亦欲尚帝女，皆不諧。自是頗有違言。初，帝與汪罕合軍攻乃蠻，札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遇寒則南飛就暖，意謂帝心不可保也。」汪罕遂移部眾於別所，及議婚不成。札木合復謂亦刺合曰：「太子雖言是汪罕之子，嘗通信於乃蠻，將不利於君。父子君若能加兵，我當從傍助君。」亦刺合言於汪罕，汪罕曰：「札木合巧言，真信人，不足聽。」亦刺合力言之，汪罕曰：「吾身

太祖尊汪罕為父故

既獲牧地，復獲議親，真信之乎。

之存實，太子是髮鬚已白，遺骸莫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善自為之，毋貽吾憂可也。」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汪罕父子謀欲害帝，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媾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渾察兒。」華言許親酒也。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汪罕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圍人乞力失，密告帝。帝馳軍阿蘭塞，悉移輜重於他所，遣折里麥為前鋒，整兵出戰，先與朱力斤部遇，次與董哀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刺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頰，斂兵而退。帝亦還，遣阿里海作書責汪罕。汪罕語亦刺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亦刺合曰：



事勢至今日、唯有竭力戰鬥、我勝則并彼、彼勝則并我、多言何爲、帝既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於河上、汪罕兵至、帝與戰、汪罕大敗、札木合等謀弑汪罕、弗克奔乃蠻、帝移兵幹難河源、僞作皇弟哈撒兒遣使謂汪罕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王儻棄前愆、念舊好、卽束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人隨使者來、以皮囊盛血與之盟、卽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衆、汪罕與亦刺合挺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爲吾兒所誤、今日悔將何及、汪罕出走、

爲乃蠻部將所殺、亦刺合走西夏、剽掠以自資、爲西夏所攻、走至龜茲、龜茲國主殺之、帝既滅汪罕、宣布號令、振凱而還、乃蠻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阿刺忽思、忽思以報帝、帝遂伐乃蠻、駐兵於建忒該山、太陽罕營於沆海山、兵勢頗盛、時我隊中有羸馬、驚人、其營中太陽罕見之、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當誘其溪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入赤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回、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爲遷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太陽罕怒、卽躍馬索戰、帝以哈撒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蠻初舉兵、視蒙古



軍如粘纏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留，今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殺太陽罕，諸部皆潰，夜走，墜死者不可勝計。諸部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元年，帝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旂白旗，自號成吉思可汗。實金章宗太和六年也。帝復征乃蠻，太陽罕子屈出律罕奔也兒的石河上，初金殺帝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讐，會金降俘，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密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二年，征西夏，三年，帝自至西夏，討蔑里乞部，滅之。四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兀刺海城，進克夷門，復敗夏師，薄中興府，引河水灌

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夏主納女請和，五年，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爲禮，允濟歸請伐之。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是誰？」金使曰：「衛王也。」帝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卽乘馬去，遂與金絕。六年，自帝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水灤，豐利等縣，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於會河川，敗之，拔德興府，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抵中都。十月，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還。耶律阿海降，皇子未赤察



合台窩濶台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七年金元帥耶律留哥以隆安來附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獲兒菊大破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奧屯襄帥師來援帝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殲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奉聖州十二月遮別攻東京不拔引去夜馳還襲克之八月耶律留哥自立爲遼王七月克宣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命忒薄剌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攻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訛魯不見獻北口遂

取居庸金忽沙虎弑其主允濟迎豐王珣立之八月分兵三道命王子窩濶台爲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武代等州皇弟哈撒兒爲左軍遵海而東取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取雄霸萊沂等郡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河北郡縣盡拔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九年春駐蹕中都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旣弱汝我不復迫汝於險今將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彌我諸將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夏金人遷汴以福興及叅政抹撚盡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金紉軍斫斨殺其主帥率衆來降命石抹明安與斫斨圍中都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答虎以城降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遣忽都忽籍中都斨藏七月遣乙職里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爲河南王當罷兵不從以金降將史天倪爲右副都元帥南征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木華黎攻廣平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秋撒里知兀解率師由西夏趨關中遂越潼關獲金

西安軍節度使尼龐古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十月蒲鮮萬奴降旣而復叛僭稱東夏十二年以木華黎爲太師封國王將蒙古紉漢諸軍南征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密等州十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等州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真札刺率師平之高麗王暉降請歲貢方物十四年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刺城十五年春帝克蒲華城夏克尋思干城秋攻幹脫羅兒城克之東平嚴實籍彰德大名磁洛等州戶三十萬來歸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皇子木赤攻養吉干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駐蹕鐵門關



元之和宋  
遷交近攻  
也又曰請  
和而受其  
降人和可  
信乎

金主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為兄，不允。宋遣苟夢玉來請和，夏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率眾降。秋，帝攻班勒紇等城，皇子赤察合台窩濶台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木華黎出河西，克葭鄜坊丹等州。十七年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還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撈闌河，克也里等城，遂與帝會合兵攻塔里寒寨，拔之。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闌丁遁去。秋，金復遣烏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回鶻國。帝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

不從。今木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金河中府來附。十八年春正月，太師國王木華黎卒。夏，避暑公魯彎川皇子木赤察合台窩濶台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歲，宋復遣苟夢玉來。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國，角端見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二十一年春，帝自將伐西夏，取黑水等城。夏，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撈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冬，帝攻靈州，夏遣鬼



名令公來援，帝擊敗之。五星聚，見於駐蹕鹽州川。皇子窩濶台及察罕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於金。二十二年春，帝畱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破臨洮府，洮河西寧二州，遣幹陳那顏攻信都府，拔之。夏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節度使舜申進士馬肩龍死焉。六月，金遣完顏合周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睨降，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不豫。己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壽六十六，葬起釐谷。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勲偉跡甚衆。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皇子拖雷監國。

太宗諱窩濶台，太祖第三子，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八月己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卽帝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頒大札撒，華言大法令也。金遣阿虎帶來歸太祖之賄，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歿於兵間，吾豈能忘耶？賄何爲哉？却之。遂議伐金，敕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

聖理之言



者輸犍牛一羊百者輸粉羊一爲永制始置倉廩立驛傳令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麻合沒的滑刺西迷主之金復遣使來聘不受二年正月詔自今以前事勿問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雜稅三十取一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拔其城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師攻潼關藍關不克十一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三年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命拖雷出師寶鷄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遣李國昌使宋需糧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

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高麗殺使者命撒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曠請降撒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正月帝由白坡渡河拖雷渡漢江遣使來報命諸軍進發上次鄭州金防城提控馬伯堅降次新鄭拖雷及金師戰於鈞州之三峰大敗之克鈞州遂下商瓚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等州三月命速不台等圍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訛可入質帝還留速不台守河南四月高麗叛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七月遣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撒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九月拖雷薨五年正月金主奔歸德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完顏奴申



金亡自然  
至宋宋與  
元合兵攻  
秦亦愚矣  
秦鞏金之  
宋下者

完顏習捏阿不以南京降四月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  
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  
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兒率師圍之詔  
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楷襲封衍聖公八月以阿同葛等充  
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十二月宋遣荆鄂  
都統孟珙以兵糧來助十二月諸軍與宋兵合攻蔡敗武仙  
於息州六年正月金主傳於宗室承麟遂自經城拔獲承麟  
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亾七月遣達紺卜征蜀帝議  
自將伐宋國王查老溫請行遂遣之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  
宮遣諸王拔都征西域王子濶端征秦鞏皇子曲出伐宋唐

古征高麗十月曲出圍棗陽拔之遂徇襄鄧入郢虜人民牛  
馬數萬而還十一月濶端攻石門金都總帥汪世顯降八年  
正月詔印造交鈔行之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百一  
十餘萬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  
經史召儒士梁陟王萬慶趙著克之七月命陳時可閱刑名  
科差課稅等案赴闕磨照濶端入蜀取宋關外數州斬蜀將  
曹友聞十月入成都秦鞏等二十餘州皆降皇子曲出薨張  
柔攻郢州拔之襄陽府降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九年四月  
築掃隣城作迦堅茶寒殿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  
因括以賜麾下八月命木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



不多

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口溫不花等攻光州下之遂  
別攻蘄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十年夏襄陽  
別將劉義叛執游顯降宋宋兵復取襄樊築圖蘇湖城作迎  
駕殿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十  
一年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蔑怯  
思城十二月商人奧都刺合蠻買撲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  
以四萬四千錠為額從之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諸部遣  
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詔貴由班師命凡假貸歲久  
唯子本相俸而止著為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為民十三  
年秋高麗國王王暉以族子稔入質冬命牙老瓦赤主管漢

撰課奇此  
類道也一  
錠五十兩  
四萬四千  
錠二百二  
十萬兩也

民公事十一月大獵遷至鉅鐵鐸胡蘭山奧都刺合蠻進酒  
帝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帝崩於行殿壽五十六葬起輦  
谷帝有寬弘之量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  
行旅不賫糧時稱治平六皇后乃馬真氏稱制

定宗諱貴由太宗長子也太、宗、命、立、皇、孫、非、次、子、則、庶、長、史、失、載母六皇后乃馬真氏太宗嘗有旨

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太宗崩六皇后臨朝三年始會諸王百  
官立帝元年七月帝即位帝雖御極而朝政猶出於六皇后  
云三年三月帝崩於橫相乙兒之地壽四十三葬起輦谷是  
歲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  
及各部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或於西

太宗崩帝  
三年立  
已四十歲  
朝政猶出  
六皇后六  
皇后其呂  
武之亞與



城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搜取鷹鶻驛騎絡驛晝夜不絕民力益困自六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中外離心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諱蒙哥睿宗拖雷之長子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及睿宗薨乃命歸藩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於海島帝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馳何以跪人為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迴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

此海脚湖耳

浮渡者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咸屬意於帝而覬覦者衆諸王大將會議所立拔都首議推戴時定宗皇后使者八刺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耶木哥曰太宗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為之是則違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誰咎耶八刺語塞兀良合台曰蒙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衆曰然議遂定元年六月其推帝即位於斡難河失烈門及諸弟腦忽等有後言帝遣諸王旭烈兀帥兵覘之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等後期不至遣不憐吉解率兵備之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



戶遣塔兒幹魯不察乞刺賽典赤趙璧等詣燕京撫諭軍民以忪哥撒兒爲斷事官以孛魯合掌宣發號令及內外聞奏諸事以晃兀兒畱守和林宮闕帑藏以牙刺瓦赤不只兒幹魯不覩答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以茶寒葉了千統兩淮蒙古漢軍仍前征進葉孫脫按只解暢吉瓜難合答曲憐阿里出等坐誘諸王爲亂伏誅遂頒便宜於國中官屬不得賦歛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築和林城二年春正月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事覺賜死謫失烈門等於沒脫赤之地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諸王禿兒花撒丘征身毒怯的不花征沒里奚旭烈征西

域素丹諸國詔諭宋荆南襄陽樊城均州等守將使來附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傷臂不視朝百餘日十二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罷征高麗兵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征西域哈里發八哈塔等國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悉怯失迷兒等國十二月大理平帝駐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領兵征高麗拔禾山天龍等城四年七月忽必烈還自大理會諸王於顆顆老兒之西祭天于日月山初籍新軍擢史樞征行萬戶駐唐鄧張柔鎮亳州史權屯鄧州五年九月張柔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可容萬艘遂築甬路自亳而南六十餘里中爲橫江堡又以路東六



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柘、楚丘、蕭、頓無宋患。陳蔡、穎、息皆通矣。改命劉刺解征高麗，拔兖州、王果等城。六年六月，以宋人違命，囚使，會議伐之。七月，高麗國王細嗟甫、雲南酋長麾合羅嗟及素丹諸國來覲。兀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還至重慶府，敗宋將張都統。七年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欲此何爲？却之。」賽典赤以爲言，帝乃償其直，且令勿復有所獻。元帥卜隣吉解自鄧州略地，遂渡漢江。十一月，兀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主陳日照竄海島，遂班師。八年二月，陳

日照傳國於子光昂，光昂遣瑒以方物來見。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禽其王。帝自將伐宋，由西蜀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趨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帝由東勝河渡，時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隴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由祥州入米倉關，萬戶字里又由漁關入沔州，士卒有拔民葱者，斬以徇。由是秋毫莫敢犯。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鷄攻重貴山，所至輒平。九月，駐蹕漢中。十月，如利州，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橋以濟，駐蹕劔門，攻苦竹隘。裨將趙仲獻東南門，師入，守將楊立戰敗，殺之。帝圍長寧山，守將王佐等率兵出戰，敗之。帝督軍攻鵝項堡，力戰于望喜門。



知縣王仲降遂破其城王佐死焉誅佐之子及裨將徐昕等四十餘人進攻長獲山守將楊大淵降龍州王知府降十二月攻簡州降其守將張大悅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鑿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遣宋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九年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謂可居否乎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居焉帝善之大淵攻合州俘男女八萬餘二月帝渡鷄瓜灘督諸軍戰城下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夜登外城殺宋兵甚衆五月屢攻不克六月汪田哥邀兵夜登

外城王堅率兵來戰遲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帝不豫七月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癸亥帝崩於釣鰲山壽五十二帝剛明沉斷不好侈靡后妃不許過制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卽志氣驕逸災禍有不隨至者乎其深戒之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終不厭也







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至滿陀城畱輜重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十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渡摩娑蠻主迎降軍薄大理城大理主段氏微弱國事皆決於高祥至是祥率衆遁去命大將也古追之帝旣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命姚樞等搜訪圖籍乃得三使尸命殯葬使樞爲文祭之獲高祥斬於姚州畱兀良合帶戍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安輯大理遂班師以廉希憲爲關西道宣撫使姚樞爲勸農使帝入覲議分道伐宋八月入大勝關宋兵皆遁次黃陂得宋沿江制置司榜云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於

鄂州帝曰吾未有此事今願如其言師次江北登香鑪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卽許黃洲宋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張文謙等具舟楫遲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以爲未可渡帝不從申救將帥揚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爲開霽與宋師戰殺獲甚衆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抵鄂圍之登城東北壓雲亭立望樓高五丈望見城中出兵趣兵迎擊生擒二人云賈似道率兵救鄂事起倉卒皆非精銳命取逃民糧爲攻取計宋將呂文德自重慶來乘夜入鄂城拒守十一月移駐牛頭山憲宗崩於合州諸臣阿藍答兒脫里



赤等謀立帝弟阿里不哥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脫里赤括兵於漠南諸州阿藍答兒乘傳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皇后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祖皇帝命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藍答兒不能答脫里赤至燕后遣脫歡愛莫千馳至軍前報帝請速還帝發牛頭山聲言趨臨安畱大將拔突兒等圍鄂宋賈似道遣宋京請和命趙璧語之曰汝以生靈之故來請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豈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當請於朝帝還至燕脫里赤括民兵民甚苦之帝詰其由托以憲宗遺命帝皆縱之人心大悅中統元年春二月朔帝駕至開平親王皆來會與諸大臣勸進帝三讓諸王

大臣固請辛卯帝卽位詔天下還定都於燕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僉入覲會憲宗親伐宋僉畱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僉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改館僉以兵衛送之赦其境內夏四月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以八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粘合南合張起元爲京西宣撫使詔歸高麗俘民及逃戶禁邊將毋擅侵掠以翰林學士郝經爲國信使使於宋徵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師宿衛置互市於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哥僭號於和林立十路宣撫司曰燕京路益都濟南路河南路北京路平陽太原路



真定路、東平路、大名彰德路、西京路、京兆路、七月、帝自將討阿里不哥、九月、阿藍答兒率兵至西涼府、詔諸王合丹合必赤討之、大敗其軍於姑臧、斬阿藍答兒、西土平、帝至自和林、駐蹕燕京、始制祭享太廟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為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立仙音院、括樂工、立儀鳳司、及符寶局、御酒庫、群牧所、二年三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五月、遣崔明道、李全義為詳問官、詣宋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翰林侍講學士竇默與王鶚面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憚而罷、出工局繡女、聽其婚嫁、廣濟渠、擬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鑿

宋人原不  
是護國者  
阿勝誅哉

沁河渠成、溉田六百四十餘所、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學士院官、作養人才、從之、命鍊師王道歸於真定、築道觀、賜名玉華、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淡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輕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約會諸將、秋



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王鶚請於諸路選博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等三十人充之十一月大興兵與阿里不哥遇於昔木土腦兒之地諸王合丹等斬其將合丹火兒赤及其兵三千人塔察兒與合必赤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帝親率諸軍以躡其後其部將阿脫等降阿里不哥北遁以尚書怯烈門平章趙璧率諸軍從塔察兒北上分蒙古軍爲二怯烈門從麥肖出居庸口駐宣德德興府訥懷從阿忽帶出古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由檀順州駐潮河川罷十路宣撫司十二月詔封皇子真金爲燕王領中書

省事師還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斷死罪四十一人三年二月李璫反以漣海三城獻於宋盡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前宣撫副使王磐脫身走濟南驛召磐問計磐言豎子狂妄卽成擒耳帝然之李璫寇蒲臺詔發兵討之王文統坐與李璫同謀伏誅李璫據濟南徙弘州錦工繡女於京師命史樞阿木各將兵赴濟南遇李璫軍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璫退保濟南萬戶韓世安大破璫兵遂圍濟南命諸路詳讞寃獄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五月蘄縣陷權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死之勅私市金銀應支錢物止以鈔爲准李璫窮蹙投大明湖水中不死



志稱設神位下中書

獲之體解以徇諭丞相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立十路宣慰司享太廟作佛事於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四年二月以王德素充國信使使於宋致書宋主詰其稽留郝經之故初建太廟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陞開封府爲上都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建帝堯廟於平陽賜田十五頃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張文謙行事是歲天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斷死罪七人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準庫勅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

可取

俸以贍之六月高麗國王王植來朝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合脫因代祀阿里不哥自昔本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答失等謀臣不魯花忽察禿滿阿里察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不魯花等伏誅詔新立條格勅諸王設僚屬及說書官命僧子聰復姓劉氏名秉忠拜太保叅領中書省事以改元大赦天下十一月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兼諸路都轉運使二年正月諸王塔察兒使臣濶濶出至北京花道驛手殺驛吏郝用郭和尚命徵鈔十錠給其主贖死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同回人充同知永爲定制十二月省併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人命之輕如此

史律

卷三百十三

六



宋子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改瀆山大玉海成置廣寒殿三年王晉及侍中和哲斯濟南益都轉運使王明以隱匿鹽課伏誅四月五山珍御榻成置瓊華島廣寒殿救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遣使祠五嶽四瀆太廟成中一月初給京府州縣司官吏俸及職田建大安閣於上都鑿金口導蘆溝水以漕西山木石四年僉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丞相安童言比者省官員數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設二丞相唯陛下所命詔以安童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用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同議省事耶律鑄制官縣

西漢該殺

樂成賜名大成四月築宮城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封皇子忽哥赤為雲南王鎮大理以許衡為國子祭酒王鶚請立選舉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南京宣慰劉整赴闕奏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五年三月罷諸路四品以下子孫入質者立御史臺以右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論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或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敕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與御史臺官同奏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詔以和禮霍孫獨胡刺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六年二月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招討怯綿征建都敗績處死高麗國王王植遣世子堪來朝立國子學遣官審



理諸路寃滯詔諭宋國官吏軍民示以不用兵之意高麗國世子憐奏其國臣僚擅廢國王王植立其弟安慶公曄詔遣幹朶思不花李鶚往其國詳問勅高麗世子憐率兵三千赴其國難命管軍萬戶宋仲義征高麗幹朶思不花李鶚以高麗刑部尚書金方慶至奉權國王曄表訴植遺疾令弟曄權國事詔兵部侍郎黑的名高麗國王王植王弟曄及權臣林衍赴闕命國王頭輦哥以兵壓其境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來附高麗國王王植遣禮部侍郎朴休從黑的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作佛事於太廟七晝夜七年詔高麗西京內屬改名東寧府畫慈悲嶺

爲界以蒙哥爲安撫使以其西境帝御行宮觀劉秉忠字羅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高麗國王王植來朝求見皇子燕王詔曰汝一國主也見朕足矣植請以子憐見從之諭之曰汝內附在後故班諸王下太祖時亦都護先附令齒諸王上阿思蘭後附令班其下卿宜知之詔林衍廢立罪不可赦安慶公曄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送衍者雖舊在其黨亦增官秩命世子憐隨其父還國劉整言圍取襄陽當以教水軍造戰艦爲先務詔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千艘高麗行營言權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擅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權所殺島中民皆出降衍黨裴仲孫

殺



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尚書省言諸路  
課程歲銀五萬錠民力不堪宜減十分之一上郡地理遙遠  
商旅往來乞免收稅惟市易莊宅奴婢孳畜例收契本工墨  
之費從之十月救兩省事已奏者報御史臺八年二月發中  
都真定順天河間平灤民二萬八千餘人築宮城大理宣慰  
都元帥寶合丁王傅濶濶帶等毒殺雲南王火保赤發其事  
寶合丁濶濶帶等伏誅封皇子燕王乳母趙氏幽國夫人夫  
輩德祿封德育公四月昌黎縣民生子中夜有光詔加鞠養  
或以爲非宜帝曰何幸生一好人毋生嫉心也五月以東遼  
兵圍守襄陽命賽典赤鄭鼎提兵水陸並進趨嘉定汪良臣

彭天祥出重慶札刺不花出瀘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牽制  
之珍島賊徒敗散餘黨竄入耽羅設回回司天臺官屬命享  
太廟毋用犧牛詔四川民力困瘁免茶鹽等課稅以軍民田  
租給沿邊軍食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十月建國  
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  
而紀統夫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  
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  
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著從  
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  
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



開國之初  
便減官俸  
何也

聖武皇帝握乾符而定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典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謂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其隆大號。十二月，減百官俸。九年，改中都為大都。高麗告饑，轉東京米二萬石賑之。七月，河南省臣言往歲徙民實邊，耕屯以貧苦罷歸。今唐鄧蔡息徐邳之民復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其內地州縣苦於轉

粟餉軍，俾折鈔就沿邊和糴，彼此交便。制曰可。勅凡詔令並以蒙古字行。詔發屯田高麗等軍征耽羅，召高麗儒者楊恭懿不至。宋荆湖制置李庭芝為書遣僧資金印牙符來授劉整廬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僧至永寧，事覺，整言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是殺臣。臣實不知，勅誅僧，命整為書復之。叅知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陽久不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從之。十二月，宋將咎萬壽攻成都，僉省嚴忠範戰敗，退保子城。遣使縛忠範至京師。十年正月，阿里海牙拔樊城。二月，宋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文煥入朝，授襄陽大都督。時將相大臣皆以聲罪南伐為請，驛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計。公



履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帝然之行省忙古解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帝曰忙古解得非狂醉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士而從風水之役以成易敗於事何濟勅南儒爲人掠賣者官贖爲民經略忻都兵至耽羅撫定其地詔以失里伯爲耽羅國招討使日本趙良弼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劉秉忠姚樞等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從之十月勅伯顏和禮霍孫以史天澤姚樞所定新格參考行之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翼室西蜀都元帥也速答兒與皇子奧魯赤合兵攻建都蠻擒酋長下濟等建都

降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於往者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帝命史天澤議天澤曰此國犬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猶足爲之帝曰伯顏可以任此事阿朮阿里海牙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以伯顏爲左丞相行中書省於荆湖伯顏陛辭帝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妄殺下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二月勅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



洪茶丘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以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高麗世子王懋六月問罪於宋高麗國王王植薨勅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張煥冊高麗世子懋爲國王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寬仁舍遇降將策之善也從之勅西川行樞密院也速帶兒取嘉定府賜太乙真人李居素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十二年正月大軍渡江沿江州郡皆下立后土祠於臨汾伏羲女媧舜湯河瀆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宋宰臣賈似道遣承宣使阮思聰詣行中書省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伯顏使囊加帶同思

元主意亦  
可嘉但諸  
臣貪功者  
多讓本難  
成宋又殺  
行人廉希  
賢直和議  
之遂絕也

聰入告勅略不帶幹魯召鄂漢降臣張晏然等赴闕諭之曰朕省卿所奏云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畱使者實非宋王之罪儻蒙聖慈止在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乏祀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家比卿奏上已遣伯顏按兵不進仍遣兵部尚書廉希賢等持書往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究至權臣賈似道尚無罪之之心况肯令趙氏乏祀乎若其執迷罔悛未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鑒之伯顏大破宋賈似道兵于丁家洲阿里海牙言江陵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溢鄂漢之地亦恐難守上從其請仍降璽書遣使往宋江陵



宋殺廉希賢如金殺唐慶金宋雖有必凶之勢然殺行人是速其亡也

制置司論降宋知特摩道事農士貴率知那寡州農天或知阿吉州農昌成知上林州農道賢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詣雲南行中書省降軍次建康府江東諸郡皆下宋賈似道遣總管段佑送國信使郝經劉人傑來歸勅樞密院迎經等赴闕三月國信使廉希賢等至建康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宋廣德軍獨松關為宋人所殺詔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召嗣漢四代天師張宗演赴闕五月詔叅知政事高達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

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爾宜勉旃湖南諸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宋知辰州呂文興行隨州事傅安國行均州事徐鼎知沅州文用圭知靖州康玉知房州李錐皆以城降召伯顏赴闕以蒙古萬戶阿刺罕權行中書省事宋五都鎮撫使呂文福降宋嘉定安撫使咎萬壽以城降宋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七月敕左丞相伯顏率諸將直趨臨安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行都元帥呂師夔取江西伯顏陛辭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冬享太宮復用牛以玉音帖木兒為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乾坤



寶典等書十一月宋權融宜欽三州總管岑從毅廣西節制軍馬李維屏降呂師夔次隆興府知府劉槃以城降都元帥府檄諭江西諸郡相繼歸附遣太常卿合丹以所獲塗金爵三獻於太廟伯顏遣降人游介寶奉璽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中書左丞相忽都帶兒與內外文武百寮及緇黃耆庶請上尊號不許宋主遣尚書夏士林右史陸秀夫奉書稱侄乞和答書令其來降阿剌罕軍次安吉州宋安撫使趙與可以城降十三年春正月朔阿里海牙克潭州分遣官屬招徠湖南州郡悉降伯顏軍次嘉興府宋遣監察御史劉昌賁宋主稱藩表至軍前且致書伯顏爲宗社生靈請命伯

顏進次高亭山宋主遣保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趙吉甫賁傳國王璽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宋國主焜謹百拜奉表於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柳岳正言洪雷震奉表馳詣闕庭伏計已徹聖聽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興師問罪宗社阽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久憂懼非不欲遷辟以求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之鎮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戒痛自貶損削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耄及卧病數



高麗臣服  
已久質百  
官子弟何  
也

載臣熒熒在疚情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殞  
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  
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降表玉璽遣囊加帶以趙尹甫等  
還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事師次臨安北十五里囊加帶以總  
管殷俊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等挾益廣二王渡淞江遁去  
伯顏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大名路達魯花赤小鈐部坐  
奸贓伏誅沒其家勅高麗國以百官子弟為質二月己亥伯  
顏入臨江軍宋王焘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闕上表乞為  
藩輔遣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學士家鉉翁奉  
表以聞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箋是日宋文武百司

請

詣行中書省來見行省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都督  
忙古帶范文虎入城視事伯顏令張惠等取軍民錢穀之數  
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悉罷宋官府散免侍衛禁軍宋  
主焘遣右丞相賈餘慶等充祈請使詣闕請命伯顏令吳堅  
文天祥同行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等以宋主焘舉國內附  
具表稱賀伯顏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  
及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立淞東西宣慰司於  
臨安以戶部尚書麥歸秘書監焦友直為宣慰使並兼知臨  
安府事命支直括宋秘書圖籍淮西制置夏貴以淮西  
諸郡降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車駕幸上都設資戒大會於



將何以對  
豈不羞死

順德府開元寺董文炳、峻都發宋隨朝文士劉褒然及三學諸生赴京師。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耶？對曰：宋強臣賈似道擅國柄，優容文士，輕侮武官，臣等久積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送款。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如汝所為，則似道之輕汝固宜。三月，括江南已附州郡軍器，文天祥自鎮江遁去。宋福王與芮自瀾東至伯顏軍中，以獨松關守將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伯顏發臨安阿塔海詣宋主宮，趨宋主。熈同太后入觀，郎中孟祺奉詔宣讀，至免繫頸牽羊之語。太后全氏泣謂宋主熈曰：荷天子聖慈活汝，當望闕拜謝。宋主

竟何嘗不  
重儒

熈拜畢，子母皆肩輿出宮。惟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敕諸路儒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贛吉表南安四郡內附，命副樞張易遣宋降臣吳堅、夏貴等赴上都。五月，伯顏以宋主熈至上都，制授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宋馮都統等自真州率兵二千戰船百艘，襲瓜州。阿木遣萬戶昔里罕、阿塔赤出戰，大敗之。馮都統等赴水死。宋江西制置黃萬石率其軍來附，敕西京僧道有家室者與民一體輸賦，以大明曆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以樞密院副使張易董其事。易恂奏：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耆儒如



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朱煥以揚州降宋泰州守將孫良臣與李庭芝帳下卒劉發鄭俊開北門降執李庭芝妻才斬之九月以平宋大赦天下江淮及湖東西湖南北等路得府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關一監一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十七萬四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萬一千一十五李思敬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爲證帝曰妻子豈爲證者耶不問詔凡故宋繁冗科差經總制錢等百有餘件悉除免之十四年正月行都元帥府軍次廣東知循州劉興以城降知梅州錢策以城降敕宋福王趙與芮家貲之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其家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連州守過元

龍已降復叛塔海討之元龍棄城遁知南恩州陳堯道以城降湖廣行中書省言廣西二十四郡並內附福建漳泉二郡都督蒲壽庚以城降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降建寧府通判郭纘以城降寶應軍人施福殺其守將降潭州行省言廣南西路慶遠鬱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邕廉容貴潯州皆降四月宋知安平州李惟屏知來安州岑從毅等以所屬州縣溪洞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六千來附西蕃長阿立丁審古等三十一族來附得戶四萬七百融州安撫使譚昌謀爲不軌伏誅六月涪州安撫陽立降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



海都弗納、東道諸王亦弗從、遂率西道諸王至和林、詔右丞相伯顏帥軍往禦之、常德府總管魯希文與李三俊結構爲亂、命行省誅之、廣南東路廣連韶德慶惠潮南雄德英等郡降、福建路宣慰使唆都遣招討使百家奴取建寧之崇德等縣、及南劍州、十月、以宋張世傑文天祥猶未降、命阿塔海選銳兵防遏隆興諸城、行中書發兵攻文天祥、天祥敗走、詔凡僞造寶鈔者並處死、梁山軍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城軍民來降、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十五年、順德府總管張文煥、太原府達魯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發其奸贓、亦言按察司罪、御史臺臣奏按察司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

煥等事決、方聽其訴、從之、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瑞應泉、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幣祭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書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四千畝、故賜今名、萬戶禿滿答兒郝札刺不花克瀘州、斬其主將王世昌、李都統、授宋福王趙與芮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福建路宣慰使唆都攻潮州破之、西川行樞密院招降西蜀重慶等處、得府三州六軍一監一縣二十、宋廣王昺遣倪堅以表來上、令侯命大都都元帥楊文安克紹慶、執郡守鮮龍、斬之、廣南西道宣慰司招降雷化高三州、宋張世傑蘇劉義挾廣王昺奔碭州、



說得是但  
阿合馬奸  
臣呂文煥  
范文虎降

四年修會川縣盤古王祠祀之。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旱災，吏廉能者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之。雲南行省招降臨安白衣和泥等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齒落落等城寨軍民三萬一千二百，禿老蠻高州筠連州等城寨十九所。五月，詔翰林學士和禮霍孫今後進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臣老者同議。帝諭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汝縱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

動豈可為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者，多謬濫，其議減汰之。凡小大政事，順民心所欲者行之，所不欲者罷之。敕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發蒙古軍千人從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由海道討宋餘眾。七月，湖南制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應龍奔思州烏羅洞，為官軍所襲，戰死。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顯濟天妃。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禮義城等處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鎮守，餘悉撤毀。從之。都元帥張弘範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謀報文天祥見屯



以五百騎  
破七千餘  
其不意

朝陽港，亟遣先鋒張弘正，總管囊加帶，率輕騎五百人，追及於五坡嶺麓中，大敗之，斬首七千餘，執天祥及其將校赴都。南寧、吉瑞、萬安三郡內附。十六年正月，詔以海南瓊崖儋萬諸郡俱平，令阿里海牙入覲，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川蜀平分，川蜀為四道，以成都等路為四川西道，廣元等路為四川北道，重慶等路為四川南道，順慶等路為四川東道。並立宣慰司，張弘範將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張世傑來拒戰，敗之。世傑遁去，廣王昺偕其官屬俱赴海死。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臺於大都，儀象圭表皆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四尺，則景長而真。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

官不勤職  
論誅沒家  
此何法也

從之。敕中書省，凡椽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雲南都元帥愛魯將兵分定，亦乞不薛納速刺丁將大理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界內，招忙木、巨木、禿等寨三百，籍戶十一萬二千，西南八番羅氏等國來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戶九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八。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命赦其罪。九月，詔今後舉薦，朕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論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議罷漢人之為達魯花赤者，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奏赤章。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等將及之。



明日下詔皇太子燕王叅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官之事皆先啓後聞有盜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者議謂罪不應死詔處死十七年春正月勅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張易言高和尚有祕術能役鬼爲兵遙制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立都功德使司從二品掌奏帝師所統僧人并吐番軍民等事詔討羅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刺章軍一萬西川藥刺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人三道並進赦權停百官俸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銅錢高麗王王瞻來朝言將益兵三萬

舍改也

征日本羅氏鬼國主降命都實窮黃河源中書省臣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詔頒授時曆十二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鐵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鑄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軍誅之高麗國王王瞻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出征日本大都重建太廟成奉遷神主於裕室遂行大亨之禮十八年春正月召阿刺罕范文虎囊加帶赴闕諭旨將兵十萬伐日本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敕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皇后弘吉刺氏崩立登聞鼓院復頒中外官吏俸以阿刺罕有疾詔阿塔海率兵征日本以松州知州僕



道書若專  
誦道德經  
亦省事佛  
書不省何  
書係釋迦  
觀著

散禿哥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以阿刺罕卒，詔征日本軍回，忻都、澹菴、丘范文虎諸軍，船為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兩淮轉運使阿刺瓦丁坐盜官鈔，官馬等事，伏誅。詔諭安南國，立日烜之叔遺愛為王。張易等言：「參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之。以安南國王陳道愛入安南，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十年春正月，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雙木忽兒、撒里蠻等謀劫北平王，以叛。結援於海都。海都不信之也不從。撒里蠻悔，執昔里吉等，詔僉亦奚奚上不薛及播思叙三州軍，征緬國，益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蠹

國害民，與高和尚殺之。臨王著張易、高和尚，餘黨伏誅。太平縣饑，民採竹實為糧，活者三百餘戶。瀘州總管李從坐受軍士賄，縱其私還，伏誅。追治阿合馬罪，剖棺戮尸。籍阿合馬親屬財產，奴婢縱之為民，以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討之。詔亡宋軍並聽為民，征亦奚不薛，盡平其地。立三路達魯花赤，留軍鎮守。勅中書省窮治阿合馬之黨，誅中書左丞耿仁及撒都魯丁、剖左丞郝禎、棺戮其尸。誅阿合馬第三子阿散，剝其皮以狗。及弟四子忻都、那旺、國主忙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來朝。不奉表，自兀良合帶鎮雲南，凡八籍民戶，四籍民田，民以為

趣



與摸金校尉俱好名

病詔已籍者勿動，新附者籍之。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孛羅爲打金洞，逢魯花赤，給新附軍賈祐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壻，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分禁中出納爲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只孫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設官吏掌鑰者三十二人，仍以宦者董其事。占城國納款，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乘采室女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臨阿合馬長子忽辛，第二子抹達忽於揚州，宋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詔以阿合馬罪惡，頒告中外。中書省臣言天下

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罷都功德使脫烈，其脩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還。中書省臣言瀛國公趙鼎平原郡公趙與芮，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都。有旨給衣糧發遣之。與票勿行。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御史中丞崔彥言，選臺察官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叅巡歷。從之。二十年春正月，納皇后弘吉刺氏和禮霍孫言，中山府奸民薛保住，爲匿名書欺罔朝廷，希覬官賞，勅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



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以去歲旱，燕南河北山東諸郡稅糧之在民者，權停勿徵，仍諭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時行視者，罪之。命右丞闍里帖木兒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遣江北重囚征日本，以待衛親軍二萬人征日本。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高麗國王王晳請以蒙古人同行省事，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流，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

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麥朮丁等檢覈萬億庫以罪監繫者多，請付蒙古人治。詔曰：蒙古人爲利所汨，亦異往日矣。其擇可任者使之。御史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須，宜量民力，凡給物價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占城行省破占城，其國主補底遁去，降璽書招徠之。詔諸陳言者從都省集議可行者以聞，不可則明以諭言者。御史中丞崔彧請罷諸路選取室女從之。宣慰使朱國寶請益兵討占城國，詔以阿里海牙軍萬五千人應之。忽都帖木兒忙古帶



既免矣又  
拈之元人  
之言大抵  
無信

言因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乞益兵禦寇詔以興國江  
州軍付之增官吏俸給用伯顏言所括宋軍八萬三千六百  
人立牌甲設官以統之阿里沙坐虛言惑眾誅合刺帶等招  
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調黎  
兵征日本以歲登開諸路酒禁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者死  
餘屯田淮上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  
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衆幾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五年犯  
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詔卜憐吉帶史弼將兵討平之以  
中書參議溫廸罕禿魯花廉貧不阿附權勢賜鈔百錠二十  
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上

尊號請王百官朝賀如朔旦儀赦天下江浙行省平章忙忽  
帶進真珠百斤命諸王相吾答兒行省右丞太卜參知政事  
也罕的斤分道征緬吾答兒等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  
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水陸並進攻太公城拔之建都王烏  
蒙及金齒俱降遣王積翁賚詔使日本賜錦衣玉環轡積翁  
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賊黃華自殺雲南諸  
路按察司官陞辭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各  
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難保矣時江浙  
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千奴  
言行省崙控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



兩大府並立勢偏則事窒情通則威褻蓋移行臺于要便之所遂復移於江東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舡不足命江西省益之遷故宋宗室及大臣於內地三月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林北野里麻里之地畱七年至是始歸萬戶忽都虎等將兵征占城其國主遣阿不蘭以書降言其國經唆都軍馬虜掠國計已空俟來歲遣嫡子以方物進阿魯忽奴言曩於江南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爲民從之忽都虎等率軍二萬赴唆都軍前遇風四散軍遂潰雲南省臣言騰越永昌羅必丹

民心攜貳宜討之制曰可詔皇子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占城國王乞回唆都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使大盤亞羅日加翳等奉表詣闕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宋有手記軍死則以弟若子繼詔依漢軍籍之毋文其手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會和禮霍孫罷事遂寢以張萬爲征緬招討使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占城國王遣使大盤亞羅日加翳等奉表來賀聖誕節獻禮幣占城舊州主寶嘉婁亦奉表入附右丞相安童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其可用者用之詔依所言汰選鎮南王軍至安南殺其守兵

寺何益  
璉假此  
爲名耳可  
殺發陵之  
罪乎



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拒於萬劫進擊敗之萬戶倪閏戰死二十二年春正月毀宋郊天臺桑哥奏楊璉真伽言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攢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焉西川趙和尚自稱宋廣王以誑民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爲異謀不軌皆磔裂以徇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荆湖占城行省平叛蠻百六十六洞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而金外鏤爲雲龍高一丈七寸烏馬兒領兵與安南興道王遇擊敗之兵次富良江北安南世子陳日烜領戰船千餘艘以拒與

戰大敗之日烜遁去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峻都唐古帶等引兵與鎮南王會詔天下拘收銅錢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阮盞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峻都唐古帶之兵又不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遵陸以往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命世榮天祥皆赴上都詔追捕宋廣王及陳宜中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與世榮對於帝前世榮欵服陳日烜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暑雨疫作兵欲還思明州安南以兵追躡峻都戰死恒爲後距衛鎮南王藥矢中左膝至思明卒遣馬速忽阿里齋鈔千錠往馬八圖

外國亦用  
鈔乎元既



冊之市雜  
以往可

求奇寶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  
死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以所降渠帥郭馮貴等至京  
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  
月的迷失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自塔  
木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俱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  
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治之從之敕征交趾諸軍  
悉還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  
洪茶丘右丞征日本敕樞密院計諸處船舶備征日本烏蒙  
蠻夷宣撫使阿蒙叛詔止征羅必丹兵同雲南行省出兵討  
之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算今答即

古阿散等又復鈎考宜罷去帝納之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  
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期於明年二月軍發盧世榮伏誅  
皇太子薨以中衛軍四千人伐木五萬八千六百給萬安寺  
修造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占城  
行省叅政亦黑迷失等以軍還駐海外四州勅放其軍還二  
十三年春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  
阿八赤赴闕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  
欽廉州命荆湖占城行省將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  
人伐交趾封陳益稷為安南王陳秀峻為輔義公遣要束木  
鈎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束木平章事脫脫忽魯知政



事上曰要束木小人事朕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人  
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詔人命至  
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荆湖行省阿里海牙言要束木在  
鄂省勾考豈無貪賄臣亦請勾考之從之遣耽羅戍兵四百  
人還家六月中書省言要束木阿里海牙互請勾考今阿里  
海牙雖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命連引諸人近者卽彼追逮  
遠者上聞詔以大司農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括諸路馬  
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人悉入官封楊邦憲妻田氏  
爲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右丞拜答兒討阿蒙擒之  
伏誅遣塔塔兒帶楊兀魯帶以兵萬人船千艘征骨嵬河決

學校二萬  
餘所亦多

開封等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萬四千餘分築隄防中書  
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  
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張瑄朱清爲  
海道運糧萬戶大司農司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六  
所二十四年二月中書省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  
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賚乞令臣等預議帝  
曰此朕所常慮仍諭所司知之西京管課官馬合謀以盜官  
錢伏誅立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等官及江南各道儒學提舉  
司札魯忽赤合剌合孫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  
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遣札



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命悉配  
隸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  
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諸王乃顏反  
御史臺吏王良弼等誹訕尚書省政事誅良弼籍其家餘皆  
斷罪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高麗王賸請益兵征乃顏以五  
百人赴之上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率所部六萬  
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車駕駐於大利斡魯脫之地獲乃  
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從皇  
子愛牙亦合兵出瀋州進討宣慰亦兒撒合分兵趣懿州其  
黨悉平弘州匠官以大兔毛製如西錦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高麗王王賸來朝冬十月雲南省右丞愛魯擊破之鎮南王次思明  
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險愛魯擊破之鎮南王次思明  
烏馬兒程鵬飛等趨交趾所向克捷鎮南王次界河交趾發  
兵拒守前鋒擊破之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  
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降旨立限招捕以安集貴州縣吏  
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故  
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鎮南  
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敢喃堡二十五年春正月日烜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  
不及引兵還交趾城大赦命皇孫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帥兵



鎮大理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日烜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  
罪萬安寺成佛像及窻壁皆金飾之遼陽省新附軍迺還各  
衛者令助造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詔皇孫撫諸軍  
討叛王火魯火孫合丹禿魯干五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爲  
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爲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  
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爲民其賦入及  
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費略相當而渠成亦萬世之利  
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也速帶兒牙林海刺孫執  
捏坤忽都帶兒兩叛王以歸二十六年春正月沙不丁上市  
船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命

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帶合兵  
擊賊江西金齒人塞完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來歸尚書省  
言乃顏以反誅其人戶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請徙置江南充  
沙不丁海船水軍從之賊鍾明亮率衆來降海都犯邊和林  
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反應之籍宋謝太  
后貲產隸中宮秋七月海都兵犯邊帝親征安山渠成河渠  
官禮部尚書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  
有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閏十月車駕還大都桑  
哥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  
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鍾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



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與福建江西省合兵討之。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討之，緬國來貢方物。漳州賊陳機察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福建行省兵破之，陳機察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樞密院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紹興路總管判官白絜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恐非便宜，請悉徙師京。」從之。擢絜矩為尚書省舍人。二十七年，鍾明亮降，詔縛致闕下。行省管如德畱不遣，明亮復率眾寇贛州，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

百四十四兩。貴州獠蠻作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湖廣省檄蔡州均州二萬戶府及八番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地震，武平尤甚，壓死按察司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壞倉庫局民居不可勝計。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劫，平章政事鐵木兒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發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赦天下。十月，封皇孫甘麻刺為梁王，出鎮雲南。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何待上聞，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湖廣省上二年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尚書省臣桑哥以罪罷。直



定河間保定平灤饑平陽太原尤甚民流徙就食者六萬七千戶桑哥妻弟八吉由爲燕南宣慰使以受賄積贓伏誅乃顏所屬牙兒馬兀等同女直兵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塔海將兵平之命脫脫塔刺海忽辛追究江淮總攝楊璉真伽等盜用官物中書省臣麥木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腹削百姓爲事宜除名爲民從之要束木以桑哥妻黨爲湖廣行省平章坐不法詔械至湖廣省誅之徵前太子贊善劉因爲集賢學士不起桑哥弟鞏昌宣慰司答麻刺答思自殺罷尚書等事皆入中書建白塔二以居呪師朶四的性吉等尚書右丞何榮祖以

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命刻版頒行使百姓遵守遣官招集宋時涅手軍可充兵者八萬三千六百人桑哥伏誅尚衣局織無縫衣十月勅沒入璉真伽沙不丁烏馬兒妻並遣詣京師宣政院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御史臺臣言鈎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有旨擬議以聞詔罷鈎考錢穀昔年逋負錢穀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



口兼內祀  
江淮四川

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  
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  
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斷死刑五十  
五人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以日食免朝賀幹羅思招附  
桑州生貓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一萬九  
千三百二十六戶詣闕貢獻以泉府太卿亦里迷失鄧州舊  
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興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  
五百艘軍士二萬人納速刺丁城里以盜取官民鈔一十三  
萬餘錠忻都以微理逋負追殺五百二十人伏誅王巨濟無  
不  
贓以與忻都同惡誅之以安南國王陳益稷遙授湖廣等

此等人事  
後極會說  
話  
晚年進德  
處

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居鄂州初璉真伽重賂桑哥擅發宋  
諸陵取其寶玉凡發豕一百有一所戕民命四攘盜詐掠諸  
贓為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金銀珠玉寶器  
稱是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帝貸其死中書省言馮  
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乞免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  
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回回人忽不木  
思售大珠帝以無用却之黃勝許聚眾二萬據忠州左江總  
管黃勝乞調軍萬人土兵三千人命劉國傑討之願調軍民  
萬人以從許之用郭守敬言浚通州至大都漕河十有四役  
軍匠二萬人又鑿六渠灌昌平諸水高苑縣高希允以非所



宜言伏誅詔不敦忙兀魯迷失以軍征八百媳婦國九月燕  
 公楠言歲終各行省臣赴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  
 歲舉刺之數詔可完澤等言凡賜人物有二十萬錠者為數  
 既多先賜者盡得之以後將賜或無可給不均為甚今計怯  
 薛帶怯憐口昔博赤皆近侍也哈刺赤凡近侍人上等以二百戶為率  
 次等半之下等又半之於下等擇尤貧者歲加賞賜則無不  
 均之失矣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  
 今歲已辦者纔一百八十九萬三千九百九十三錠其中有  
 未至京師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至  
 今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

六十六萬二百三十八錠矣懷孟竹課歲辦千九十三錠尚  
 書省分賦於民人實苦之宜停其稅帝納之故麓州路達魯  
 花赤阿散男布八同趙昇等招木忽魯甸金齒土官忽魯馬  
 男阿魯來貢方物阿魯言其地東南隣境未附者約二十萬  
 民慕化願附請命布八趙昇諭之從之三十年春正月命中  
 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六百六十九員捏  
 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自給詔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  
 牛價農具使之耕回回亭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鈔數  
 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畱是錢以賙貧者中書省言侍臣傳旨  
 予官者先後七十人臣今欲加汰擇不可用者不敢奉詔帝



二百二十  
一隨朝之  
官府也千  
六百八十  
四隨朝之  
員也官府  
節衙門員  
節人

日率非朕言凡來奏者朕祇令諭卿等可用與否卿等自處  
之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穆兒總兵北邊賜新開漕河名曰  
通惠十月赦天下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是歲天下路  
府州縣等二千三十八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  
十八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無  
所一堡一各甸部管軍官七十三長官司五十一錄書司百  
三巡院三官府大小二千七百三十三隨朝二百二十一員  
萬四千四百二十五隨朝千六百八十四戶一千四百萬二  
千七百六十斷死罪四十一三十一一年春正月帝不豫庚午  
大漸癸酉帝崩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親王諸大臣發使告

哀於皇孫塋起輦谷從諸帝陵夏四月皇孫至上都即位世  
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  
以為一代之制其規模弘遠矣元世祖政則夷夏雜人則  
邪正兼身則善惡渾者也  
成宗諱鐵穆耳世祖之孫裕宗第三子也諸王合丹叛世祖  
命帝往征之合丹敗亡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世祖崩親  
王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帝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  
史中丞崔彧得玉璽於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上之裕聖皇后至是手授於帝甲午即位受諸王宗親文  
武百官朝於大安閣大赦天下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  
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追尊皇考



史綱 卷三百十三  
日皇帝尊母曰皇太后，雲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縣來上路  
十三州四十九縣五十一，以月兒魯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  
赤察而爲太保，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叛，伏誅，以乳保勞封  
完顏伯顏爲冀國公，妻何氏爲冀國夫人，以合刺思八幹節  
而爲帝師，賜玉印。江浙行省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  
租十分之三，然江南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  
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  
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有事於  
太廟，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  
止運三十萬石。帝諭右丞相阿里叅政梁德珪曰：中書職務卿

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財產，任明里不花皆  
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畱滯，桑哥雖奸邪，然僚屬  
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笞之，  
仍以朕意諭右丞相完澤。十一月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  
上玉冊玉寶，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  
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贏餘，今諸王藩  
戚費耗繁重，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上都隆興、西京  
應昌、甘肅等處糴糧鈔計用二十餘萬錠，諸王五戶絲造作  
顏料鈔計用十萬餘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乞俟其  
還部，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以伯顏察而參議中書省事，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叅議於下何所嫌也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國忌卽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饒州路達魯花赤阿刺紅治中趙良不法僉江東廉訪司事昔班季讓受金縱之事覺昔班自殺杖季讓除名以醮延春閣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畱孫真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封乳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閏四月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涅只爲將作院使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宋德柔爲工部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二十四驛

每驛給牛六頭使者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又狗遞十二驛每戶給鈔一錠勅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可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二年正月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而請復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大德元年春正月封的立普珪拿阿廸提牙爲緬國王詔改元赦天下札魯忽赤脫而速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棄市



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封事止之。六月，諸王也里干遣使乘驛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以湖廣行省叅政崔良知廉貧，賜鈔千錠，八百媳婦叛，寇徹里遣也先不花將兵討之。瓜哇遣失刺班直木達奉表來降。高麗王王珣告老，乞以爵與其子諫，增太廟牲用馬。詔以高麗王世子諫爲高麗國王，諸王也只里部忽刺帶於商河縣侵擾居民，蹂踐禾稼，帝詰之，走歸其部。帝令也只里罪之，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罪之。立芍陂洪澤屯田，旌表烈婦漳州招討司知事闕文興妻王氏，樂壽交河二縣疫死六千五百餘人。二年春正月，停中外士

木之役，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金戶于元籍。歲辦金悉責有司。高麗王王諫擅命妄殺，詔中書右丞楊炎龍召入侍，以其父珣仍統國。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詔遣使問民疾苦，上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爲誰，今旣閱視，知其姓名，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編民，自楊總攝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爲鷲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鷲。冬

小來  
也  
欲  
也  
擊  
盡  
也



日而葬  
陵子

十月冊伯岳吾氏為皇后四年春正月皇太后崩明日祔葬  
元陵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榮祖曰臣所擇者三百  
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  
宜於今者叅政張頤孫初為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  
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弟珪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制機  
僕胡忠訴寃於官詔誅頤孫珪於隆興市還其貲胡氏加乳  
母冀國夫人韓氏為燕冀國順育夫人石抹氏為冀國夫人  
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建康  
常州江陵饑民八十四萬九千六百餘人給糧二十二萬九  
千三百九十餘石五年四月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漢將

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月忽難調民供餽隆濟給其衆  
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  
衆惑其言遂糾合蛇節等叛隆濟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  
梁王遣雲南行省平章撞兀兒等將兵禦之殺賊酋撒月斬  
首五百級合丹之孫脫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遭殺  
虜賜鈔一千四百錠諭百司凡事關中書省者毋得輒奏遣  
劉國傑將兵萬人入刺將兵五千人征宋隆濟及蛇節臧直  
糴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二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  
領給徭人藍賴率丹陽二十六洞來降定竊盜條格凡盜人  
孳畜者取一貫九然後杖之詔自軍還歸先事而逃者罪死

得政  
史緯  
卷三百十三



敗而後逃，杖而罷之。没入其男女中書省言。朱清、張瑄屢致人言乞罷其職，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涑等官三月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免一年。令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南郊。遣中書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孫攝事。五月，太廟寢殿災，建文宣王廟於京師。是歲斷大辟三人。七年正月，命委官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封籍其家貲，拘收軍器、海舶等。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掊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獻。」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

食貨志歲  
入銀止六  
萬計此二  
十萬從何

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賜黃金五十兩，都城火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涑、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蛇節降命斬之，以大德五年戰功賞比師銀二十萬兩，鈔二十萬錠，帛絹各五萬九千匹。六月，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昔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屯田以供軍實。從之。浙西淫雨，民飢者十四萬，賑糧一月，仍免今年夏稅。中書省言大同稅課比奉旨賜乳母楊氏，其家掊歛過數，擾民為甚，勅賜鈔五百錠。其稅課依例輸官，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官民廬舍十萬計，人民壓死不可勝數。遣使分道賑濟，加



封真武爲立天上帝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汚官吏凡一萬  
八千四百八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寃獄五  
千一百七十六事、是歲斷大辟十人、八年春正月、以災異詔  
天下恤民隱、省刑罰、免差稅、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獲其  
叔隆濟來獻、中書省言吳江松江寶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  
涇塞良田百有餘里、况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  
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增海漕米爲百七十萬石、九年春正月、命中書議郊祀禮、詔  
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大同路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

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  
五千餘石賑之、中書省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議、今  
始行郊禮、專祀昊天爲宜、詔依所議、徵陝西儒學提舉蕭鄭  
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六月立皇太子德壽爲皇太子、詔告天  
下、賜高年帛、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祀昊天上帝於南  
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  
曰定功之舞、以攝太尉右丞相哈刺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  
史大夫鐵古迭而爲三獻官、皇太子德壽薨、營國子學於文  
宣王廟西、河間民王天下奴弑父、磔裂於市、開城路地震、王  
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以鈔



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一百餘石賑之。三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於太廟。磁州民田雲童弑母，磔裂於市。十一年春正月朔，帝大漸。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二。葬起輦谷。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其不致於廢墜者，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有故也。

宣政院

嘉祐三年



